

考古遺址現地保存的理念與實踐

以日本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為例

呂理政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傳統的博物館是在建築物內部以室內展示為媒體來傳達資訊，而遺址博物館（site museum; on-site museum）則是在遺址原在地點以保存遺址及其周遭環境為主而建立的博物館。尤其是具有現地保存形態的遺址野外博物館，其資訊存在於現地，遺址所在的野外大地自身即為研究、保存及展示的資料，而其地域全體即代表博物館。

遺址是指史前（古代）人類在土地上所遺留的所有事物，即居住空間、生活遺物、地形基盤、自然環境、生產地、湧水點、交通搬運路徑等，悉數包含於其範圍內。因此，遺址博物館之建立必須以周遭地形保存良好之遺址為主，而以遺址為保存中心，於其周圍設定環境保全地區，完全的保存史前時代的完整空間，才能成為一個良好遺址博物館的條件（佐佐木朝登，1985）。

考古遺址的現地保存方式一般有戶外型及戶內型兩種，前者將原址在考古發掘後加以固定維護處理後，於露天保存，並加以標示說明，予以公開展示；後者為在原址（或其中一部份）加固維護後，並設計建築物、控制溫濕環境來保存及展示，這樣的保存方式稱為「遺址現地保存館」。當然也可以依照實際情形，將一個面積廣大的遺址大部份維護於露天保存，而選擇其中精要的部份加以建屋保存。這種保存觀念即是博物館同時保存遺物及其文化脈絡的具體例子（呂理政，1991：65）。

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位在東京都左近的千葉縣千葉市櫻木町，從藏品數量及展示館的規模而言，只能說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館；但是以博物館所擁有的加曾利貝塚遺址以及考古遺跡現地保存的成果而言，卻是日本最出色的考古遺址博物館。加曾利貝塚博物館所管轄的遺址公園包括加曾利貝塚遺址（註一）、一座考古資料展示館（本館）及兩座遺跡現地保存館，而包含遺址及三館的遺址公園可視為整體的遺址博物館（參見圖一）。從遺址的發掘、建館的奮鬥過程以及勇往直前的前瞻性計畫，可以稱為是考古遺址現地保存理念與實踐的典型範例。

加曾利貝塚是日本史前繩文時代（註二）的代表性遺址，在中、小學的教科

書中都有記述。因此許多學生前來此地進行課外教學，遺址博物館即成爲最具有學習潛力的野外歷史教室。加曾利貝塚博物館的長程計畫是將公園及其周邊的完整環境保存下來，在公園中復原繩文時代的村落，外圍遍植繩文時代的植物，來客只要巡走一周，便能瞭解繩文時代聚落的輪廓，明白聚落與貝塚之間的關係，並且藉由觀察聚落之立地、植生與自然環境，而充分想像史前人類生活之樣相。該館自1966年開館以來，一直由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保存技術專家指導，迄今仍繼續實施各種實驗，是日本考古遺址現地保存的實驗場，也是日本文化財保護觀念中「歷史環境的保存與活用」這個理念的具體實踐。

本文根據筆者1991年2月及1993年3月，兩度至該館訪問時的見聞筆記，加上收集資料的整理，簡要的介紹這個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遺址博物館。臺灣的經濟建設剷平了不少考古遺址，對於今後考古遺址的保存以及遺址博物館的營建，加曾利貝塚博物館將近三十年的許多實際而具體的經驗，也許可爲吾人借鏡。

二、日本的遺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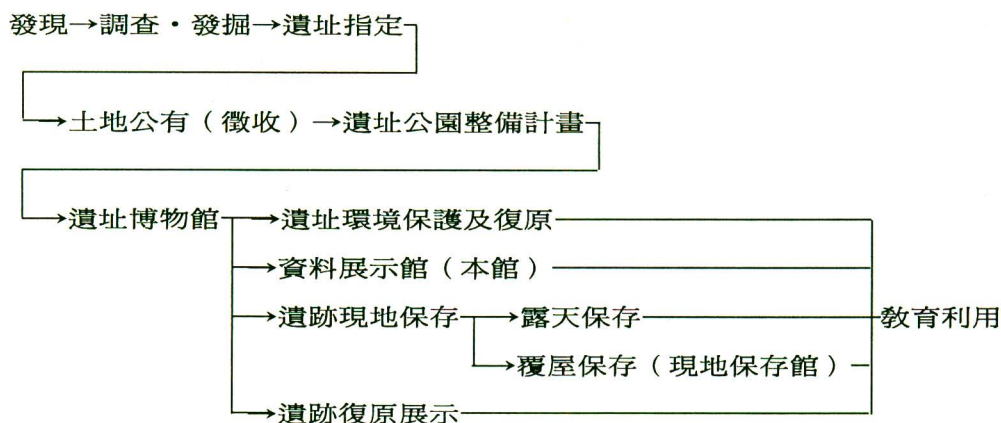
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觀念近年來逐漸的受到重視，但是由於法令（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行細則）執行仍處於試行及逐步修正的階段，在觀念上雖已逐漸普及並顯現良好的影響，不過具體的成果仍有待進一步的努力。反觀鄰國日本，自1950年立法通過「文化財保護法」至今已經有四十年之久，其間又經過不斷的調整與修正，從中央的母法一直到地方的縣、市、町、村都有相關的執行法規，不但在執行文化財保護的工作上有長年累積的經驗，而且也已經有了顯著成果。

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修護技術部長三輪嘉六先生在1991年6月間訪問臺灣時的專題講演中，曾以日本文化財保護與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建設作了簡要的說明（三輪嘉六等，1991）。概言之，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的立法基本理念是將文化財視爲國民共有的財產，而必須加以調查和保護。有關重要考古遺址的維護，在日本是以依法指定的制度來具體保護。在每年大約三千件的考古發掘調查工作中，一般是以詳細考古記錄與遺物保存的方法來加以保存，在調查發掘之後，遺址即提供土地開發利用。但是有重大發現而具有考古學價值的代表性遺址，則由中央、縣、市、或更小的行政單位（町、村）來依法指定保存。

文化資產既然是國民共有的財產，自然應該把保存的成果還給國民。把保存的遺址與考古學調查研究成果還給國民的方法之一，就是在遺址左近設立博物館、資料館，把遺址與博物館或資料館連結在一起，提供全國國民共同利用。在執行策略上，通常經指定的遺址均由縣市地方單位收購，經費則由中央政府補助，而都市計畫必須依此將指定的遺址及其周緣地帶劃定爲公園。政府收購之後，並

非原封不動的留著而已，而是在提供國民使用的觀念下，經過整備計畫（註三）而規劃為史蹟（遺址）公園，成為歷史教育及一般國民休閒的場所。史蹟公園除採自然保存的情形外，也可以在公園中同時整備遺址並建設博物館而成為遺址博物館的型態。博物館的建設目的就是將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成果利用具有教育性與說服性的方式在博物館裡展示出來，使之成為社會教育的重要環節。

遺址既經指定，通常就開始進行整備計畫，考古遺址博物館整備計畫係包括遺址及其周邊的整體規劃、基本計畫、基本設計、實施設計、施工等全體計畫之總稱。以日本為例，考古遺址博物館建置與整備模式大致可圖繪如次：



整備的起點以調查、發掘的研究工作為起點，而其最終目的則在保全「歷史環境」並使之公開為推廣教育之利用。整備具體計畫大致包含以下工作項目：

1. 環境整備：遺址及其周緣的環境整備之目的為史前生活情境之再生，其主要計畫項目有：

a. 地形、地物復原

在整體規劃中將遺址周緣地區的地形、地物整理復原，加曾利貝塚博物館正在進行的「繩文の森と水邊基本構想」計畫（創造社編，1987）即為典型的例子。

b. 史前時代的植生復原

根據考古出土的植物孢粉分析，在遺址上重新種植原始植物，模擬史前時代舊觀。如金隈遺址所復原的「彌生之森」，就是復原史前時代植物相的一個例子（福岡市教育委員會，1985）。

2. 展示：將遺址本身視為展示主體，以現地保存、復原展示、綜合解說展示

等方式進行。其主要計畫項目有：

a. 現地保存展示

將遺跡露天保存於原地。如登呂博物館保存於現地的住居址即為未加保護屋的例子。

b. 現地保存館(覆屋)

較精緻的遺址通常都以現地保存館的覆屋方式保存，日本的三殿台住居跡現地保存館、加曾利貝塚斷面現地保存館、加曾利住居址群現地保存館、金隈彌生甕棺葬群現地保存館、土井ヶ濱彌生墓葬群現地保存館，中國大陸的半坡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南越王墓博物館都是有名的例子。

c. 戶外復原展示

戶外復原展示大抵上都是史前住居的復原，日本的遺址博物館大致也都有此類復原，計畫於近期內展開的佐賀縣吉野ヶ里遺址整備計畫，將有較大規模環壕聚落的復原展示。

d. 發掘展示(演示)

考古遺址在發掘中開放參觀的作法，早有先例。然而經嚴格計畫而在發掘中進行「演示」的作法，目前在執行時仍有許多困難。英國出版的「考古遺址發掘的展示與解說手冊」(Binks, et al., 1988) 提供了考古遺址發掘中展示的實例。

e. 綜合展示館(資料館)

遺址博物館除以現地展示為重點外，通常在遺址外緣建設一個博物館為管理機構，並負責相關的收藏、研究及室內展示，以及推動教育計畫。

綜言之，遺址博物館的現地展示乃是以遺址本身即展示主體的概念來進行，以研究為出發點而以教育為目的。從遺址發現、調查、發掘到遺物及資料的整理、研究奠定展示的基礎，以研究成果為中心構想來建設遺址博物館及現地保存館是規劃展示的基本態度。完成後的遺址公園及博物館各種設施將成為公眾利用及教育場所，保存維護的遺址不僅顧及遺址周邊居民的利益，也是提供全體國民並留之子孫的文化遺產。

根據這樣的理想所營建的遺址博物館在日本正逐年增加(坪井清足, 1986)，日本的大小遺址博物館目前總數大約有九百所，計畫未來將增加到三千所左右(三輪嘉六等, 1991)。其中經營時間較久、規模較大、具有特色而較為知名的史前考古遺址現地保存博物館有：

橫濱市：三殿台遺址・住居址現地保存展示館

千葉縣：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住居址及貝塚斷面現地保存展示館

靜岡縣：登呂遺址・登呂博物館

靜岡縣：蜆塚遺址・濱松市博物館

靜岡縣：伊場遺址・濱松市博物館分館・伊場遺跡資料館

山口縣：土井ヶ濱遺址・考古館・墓葬遺址現地保存展示館

福岡市：金隈遺址・甕棺葬群現地保存展示館

佐賀縣：吉野ヶ里遺址（整備計畫中）

以下略述日本千葉縣的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來說明日本考古遺址保存維護與遺址博物館規劃建設的例子。

三、加曾利貝塚遺址的發掘與保存

日本全國繩文時代的貝塚大約有一千五百處，關東地方約占有一千處，而僅千葉縣即占四百六十處，千葉市又占其中的九十五處，因此千葉可以稱為日本的「貝塚之鄉」。千葉市不僅以貝塚之多聞名，其轄境內的加曾利貝塚更是全日本範圍最大的貝塚，此貝塚的第一次報導始於1887年，經過許多次的調查發掘，自明治時代以來便是聞名於世界的考古遺址（千葉市立博物館編，1990）。

加曾利貝塚位於東京灣岸，貝塚分佈在阪月川古山支谷西方的洪積台地上。貝塚的分佈大致可分為南北兩群，北貝塚是長徑一百六十米、短徑一百四十五米的環狀貝塚；南貝塚是長徑一百八十五米、短徑一百五十五米的馬蹄形貝塚，兩貝塚群互相連接，呈現全長三百四十五米的「8」字形特殊形狀。南、北兩貝塚都是利用自然地形的窪地棄置貝殼而形成的，北貝塚主要屬於繩文時代中期，南貝塚屬於晚期繩文時代。住居遺跡是以貝層的邊緣為中心，分散在台地東面的傾斜面上。根據1962年至1967年間的持續調查，發現有一百一十棟住居遺跡，除了少數是繩文早期和晚期的遺跡以外，大半是屬於繩文時代中期後半的住居遺跡。此外，在貝塚的東側發掘出土的五十三具人骨是日本史前時代最早的埋葬遺跡。在北貝塚E地點出土的「加曾利E式陶器」和南貝塚B地點出土的「加曾利B式陶器」，分別為繩文時代中期和後期的典型陶器，成為日本史前史編年上的標準資料。加曾利貝塚的年代大約從七千五百年前持續至二千五百年前，為前後五千年間的繩文時代聚落，提供了研究東京灣沿岸史前繩文時代文化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遺址（後藤和民，1979）。

日本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使得考古遺址遭到無情的破壞，1964年，為了挽救日本最大的加曾利貝塚遺址，掀起全國性的保存運動，而促使政府徵購北貝塚，遺址才得以倖存，並且確立闢建公園、建設遺址博物館的計畫。至1966年加曾利貝

塚博物館落成開館，一方面從事博物館的社會教育事業，另一方面仍繼續考古發掘工作。1968年完成第二期土地徵購，將南貝塚區劃入公園範圍內；1971年將南、北貝塚指定為國家史跡，列為保存的遺址公園大約有13.5公頃。而為了遺址環境的保存，近年來更陸續徵購南貝塚周圍土地，以避免因外圍的公共設施道路建設而波及遺址的完整性。

遺址公園經過多次的整體規劃，目前北貝塚表土種植復原的繩文時代樹林，南貝塚則鋪草地，正有計畫的進行史前植物的復原栽植。公園的東側邊緣建置資料展示館（本館），館內收藏考古標本約一千五百件，另有化石、貝類、岩石等地學類標本約三百件。展示內容包括本遺址長年調查與研究活動的成果，在遺址出土並經專家鑑定與研究之動、植物資料，以及在東京灣沿岸留下大型貝塚的史前時代人的生活與生業的狀況。另於北貝塚上建置遺跡現地保存館兩棟，其一是發掘北貝塚的一部份，所留下的貝塚斷面，覆屋成為現地保存館；其二是北貝塚發掘出的豎穴式住居平面，保存於原址的現地保存館。

加曾利博物館的建館營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數十年來曾經幾度發生貝塚周邊土地遭遇建設計畫破壞削平之危機，但是由於學術界及全國輿論的支持與博物館學藝員的極力抗爭，才好不容易得以保持遺址周邊的自然地形。

四、加曾利貝塚博物館的特色

繩文時代的加曾利貝塚遺址與彌生時代的登呂遺址都是日本史前時代的代表性重要遺址，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都有記述。因此之故，附近縣市的許多中、小學生都來此地進行課外教學，尤其在每年的假期時間，學生來往不絕。博物館接受申請，為學生安排各種學習活動，成為教育活用、體驗學習為主要營運重點之一的博物館。因此，遺址博物館即成為最具有學習潛力的野外歷史教室，也可以稱之為「教科書的博物館」。

加曾利遺址公園周邊的土地現屬「都市化調整地區」，這類土地是「都市化地區」的周緣地帶，是未來都市發展的預備地區，目前仍未積極進行工商業建設開發。遺址及其周邊地區，尤其是東側的河谷地帶，尚保存相當良好的自然景觀。如果將來的計畫可以一一完成，公園及其周邊的完整環境將被保存下來，公園中有復原的繩文時代村落，外圍遍植繩文時代的植物，來客只要巡走一趟，便能瞭解繩文時代聚落的輪廓，明白聚落與貝塚之間的關係，並且藉由觀察聚落之立地、植生與自然環境，而想像史前人類生活之樣相。在這樣的理想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將成為一個周邊自然風貌完整的遺址博物館。

北貝塚之上所建的貝塚斷面和住居址群兩座現地保存館，自1966年開館以來

，一直由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保存技術專家指導，迄今仍繼續實施各種實驗，企圖透過持續性的研究來解決保存技術上的困難。

貝層斷面保存館建在貝塚坡地上，利用低坡地為入口，經一曲折小玄關的「風除室」（兩重門的空氣隔斷效果）即走進展示室內，此處可俯瞰貝塚的堆積情形，然後拾階而下即貫穿全室的中央走道，左右即長時間堆積而成厚達二、三米高的貝層斷面。甬道與斷面間以玻璃展示屏阻斷，透過玻璃屏可觀看不同層位時間的貝塚堆積。展示室內置有抽送風機，屋頂採半瓦筒狀的橫列連續拱頂，以均勻散熱，室外屋基處並設有排水暗溝，但因建築深入貝塚層裡，要保存原始斷面不能破壞原狀之下來進行工事頗不容易。內部通風和貝層內的自然含水率、以及地下水往上滲透等原故，貝層斷面有若干程度的質變發黴的現象；而且貝層的結構空隙多而鬆動，也會因溫度、空氣含水率的漲縮或地層的原因而有崩塌的現象發生。對於這些困擾目前仍持續在研究對策，以期達到最好的保存效果（江韶瑩，1990：60-61）。

住居址群保存館也有保存上的問題，由於住居址的挖掘面低於現在的地表面，雖經各學域專家會診以固定表土的樹脂處理，但地下水無處散發的情形下還是發生了變化，其變化可能破壞的程度和速度一直在密切記錄觀察。

這兩座現地保存館目前都已經除去機械空調設施，改用自然空調方式，而且每年定期兩次除黴工作。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第三修復技術研究室一直在加曾利現地保存館就各種狀況及問題進行實驗，室長青木繁夫先生是一位專研考古遺址保存及遺物修護的專家，在我們參觀當時，看到他留在現場的住居址表土的藥劑加膜（coating）試驗，顯然已有良好效果。因為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長期參與和實驗，使得加曾利博物館成為日本考古遺址現地保存最具參考價值的實驗場（參見圖二、三、四、五）。

五、將來的計畫

1991年，筆者第一次拜訪加曾利貝塚博物館時，館長後藤和民先生是一位在加曾利貝塚實際工作數十年的專業考古家，他在1990年4月上任館長，到1992年5月將屆退休年齡。雖然如此，他仍然秉持數十年來的熱誠，雄心勃勃的一心要拓展加曾利博物館的新境界。他強力主張：遺址不是為保存而保存，而是為活用而保存，因此計畫的實施是以考古遺址整備之教育活用為主要目標。

現階段的整備計畫全程定為十年，已經完成「基本構想」，預定從1991年至1995年的四年之間完成「基本計畫」，根據計畫向建設省請求經費補助。從1995年開始將進行「基本設計」，其中包括必須的許多項學術性調查研究工作，同時

修正基本計畫以及進行細部計畫之確認。

整備計畫的範圍占地約53公頃（參見圖六，含目前的13.5公頃的遺址公園），核心內環為「遺址公園區」，中環為「遺址環境保全區」，外環為「風致的環境形成地區」（創造社編，1987）。茲略述於次：

1. 遺址公園區

將遺址的精華區規劃為遺址公園以保護重要遺址，在公園中儘可能維護其自然狀態，或進行史前時代的植生復原。公園中既已開挖的遺址部份，或回填後標示維護、或回填後於其上復原史前住居而予說明展示，如未回填亦可保存於現地加以說明展示、或於必要部份以覆屋方式建設為現地保存館。在公園的外緣建設一座綜合性展示館（資料館），為遺址公園的管理機構，並負責相關的收藏、研究及室內展示，以及推動教育計畫。

2. 遺址環境保全區

聚落遺址的立地環境除聚落本身外，還要包括聚落周圍的生息地區。遺址環境保全區即以聚落外圍地形、地物復原為主要目的。

3. 風致的環境形成地區

再推而廣之，史前聚落所憑依的河流、水源以及提供獵場、耕地的外圍山川，雖然不能視為考古遺址本身，但從遺址環境維護與長遠的眼光來看，環境形成區的保護乃為必要的措施。

六、結語

三十年來的臺灣經濟建設，剷平了不少的考古遺址。在文化資產保存法通過施行以來，內政部已經指定了若干臺灣的遺址為列管古蹟。其中暫列一級古蹟的考古遺址有代表臺灣長濱文化的八仙洞遺址、代表大坌坑文化的大坌坑遺址、代表圓山文化的台北圓山遺址以及代表卑南文化的臺東卑南遺址，這四處遺址應該是建設為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的優先考慮對象。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籌建規劃方案中預定了建設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的計畫，而加曾利貝塚博物館將近三十年來不斷發展的遺址博物館經營理念，以及不間斷的對遺址現地保存各種問題進行實驗的許多實際而具體的經驗，對我國正要開發的遺址博物館事業，提供了一個足堪借鏡的範例。

對於即將籌劃進行的遺址博物館，我們期望提供一個廣闊舒適的自然公園，做為當地民眾與外來遊客自由休憩的園地；使遺址、博物館與自然公園成為公眾利用的教育場所，而且為留之子孫的文化遺產；以學術發掘的過程公開展示，提供民眾瞭解文化資產的內涵，以達到教育及維護文化資產的目的。

註釋

- 註一：貝塚 (shell mound)：貝塚是考古學名詞，不包含貝類自然死亡的貝層堆積，而係專稱史前時代人爲的貝殼堆積，其形狀通常隆出地表如丘塚，故稱「貝塚」。貝塚之中除了經人類取食貝肉後遺棄之介殼外，也常有陶器、石器、骨角器、獸骨等，有時也發現墓葬。因爲貝塚之中大部份爲史前人類的生活廢棄物，對史前生活的瞭解提供許多珍貴的資料，所以一向爲考古學家所重視。臺灣北部的圓山、十三行，中部的番仔園、八卦山，南部的大湖，澎湖的果葉，金門的富國墩等都是有名的貝塚遺址。
- 註二：繩文時代：是在日本史前史中緊接著舊石器時代階段後的文化階段。此一時代雖然仍以狩獵及採集爲主要生業，但因有製陶及磨製石器的技術，故日本考古學家稱其爲新石器時代。多數考古學家將其區分爲早期、前期、中期、後期及晚期。其延續的時間約由西元前一萬年或更早直至西元前三百年。
- 註三：整備計畫：是日文用辭。泛指工程、工事的規劃、設計、施工等全般計畫。本文所稱考古遺址博物館整備計畫係包括遺址及其周邊的整體規劃、基本計畫、基本設計、實施設計、施工等全體計畫之總稱。

引用文獻

三輪嘉六 青木繁夫

- 1991 三輪嘉六、青木繁夫先生演講記錄。台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 編

- 1980 集落遺構の保存・その實驗的研究序説，貝塚博物館研究資料第2集。
1990 加曾利貝塚。千葉：編者印行。

千葉市教育委員會 編

- 1988 史跡加曾利貝塚整備事前調查報告書。

江本義理

- 1990 保存科學の觀點からみた遺跡整備と覆屋，月刊文化財318:17-22。

江韶瑩

- 1990 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第一次赴日考察報告，頁59-62。台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呂理政

- 1991 博物館藏品及其文化脈絡：以人類學博物館爲例，博物館學季刊5(2)
：61-66

佐佐木朝登

- 1985 野外博物館の方法について。見千葉市教育委員會編，千葉市史跡整備基本計畫中間報告，頁50-61。千葉市：千葉市教育委員會。

坪井清足 監修

- 1986 圖說發掘が語る日本史・別卷：整備・復原された遺跡。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後藤和民

- 1979 野外資料の保存と活用。見柴田敏隆編，博物館學講座第六卷：資料の整理と保存，頁169-183。東京：雄山閣。

創造社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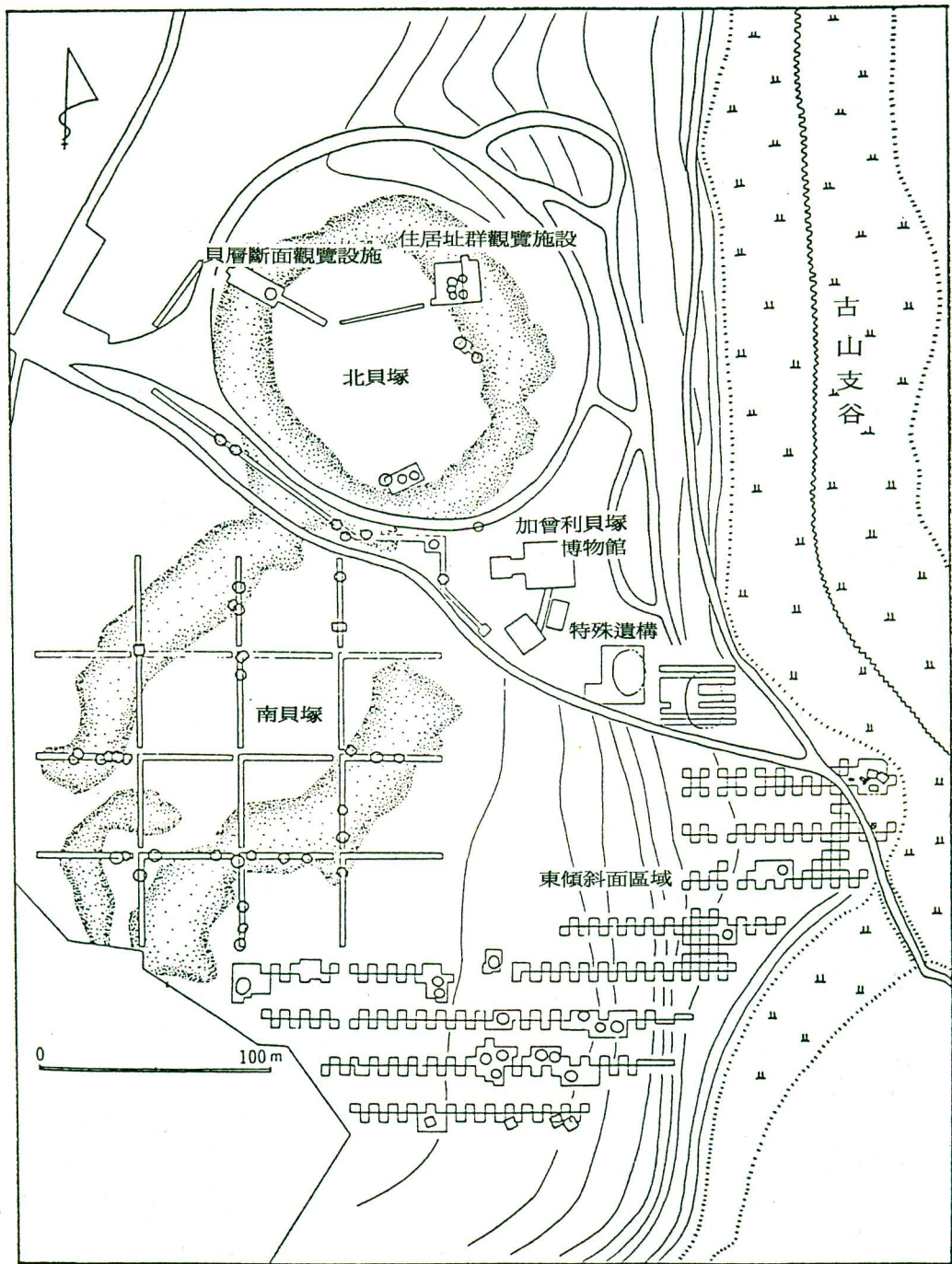
- 1987 縄文の森と水邊基本構想・調査報告書。千葉市：編者印行。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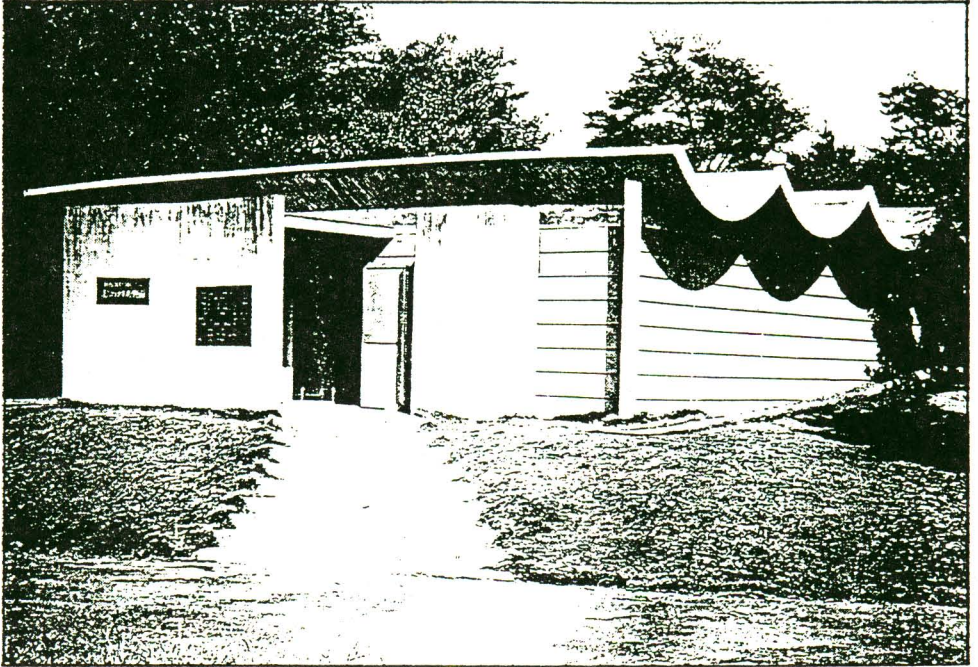
- 1985 史跡金隈遺跡——發掘調査及び遺跡整備計畫報告書。福岡：編者印行。

Binks, Gillian. & John Dyke, Philip Dagn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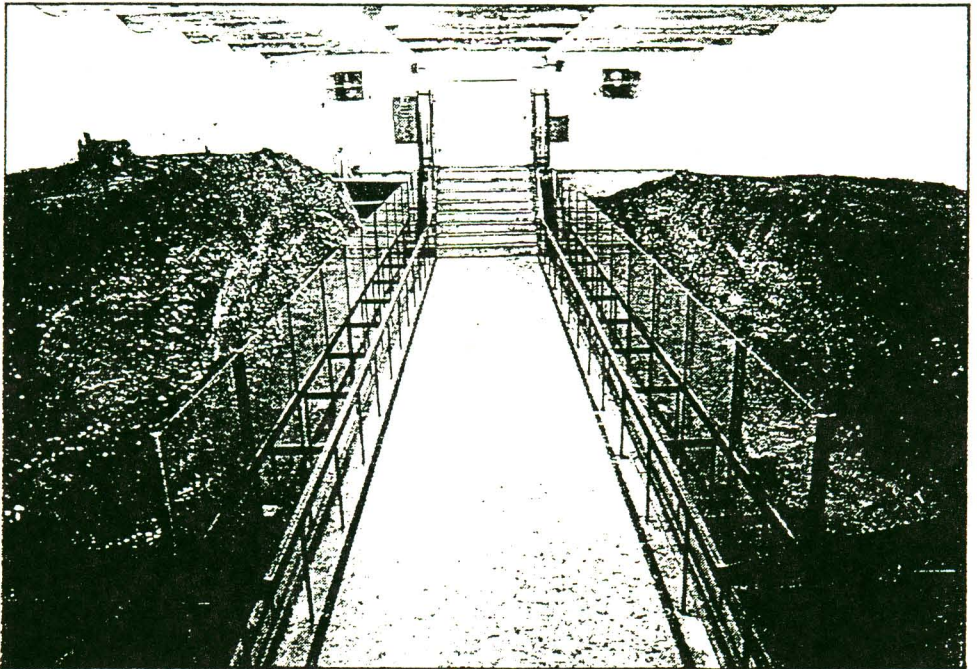
- 1988 Visitors Welcome: A manual on the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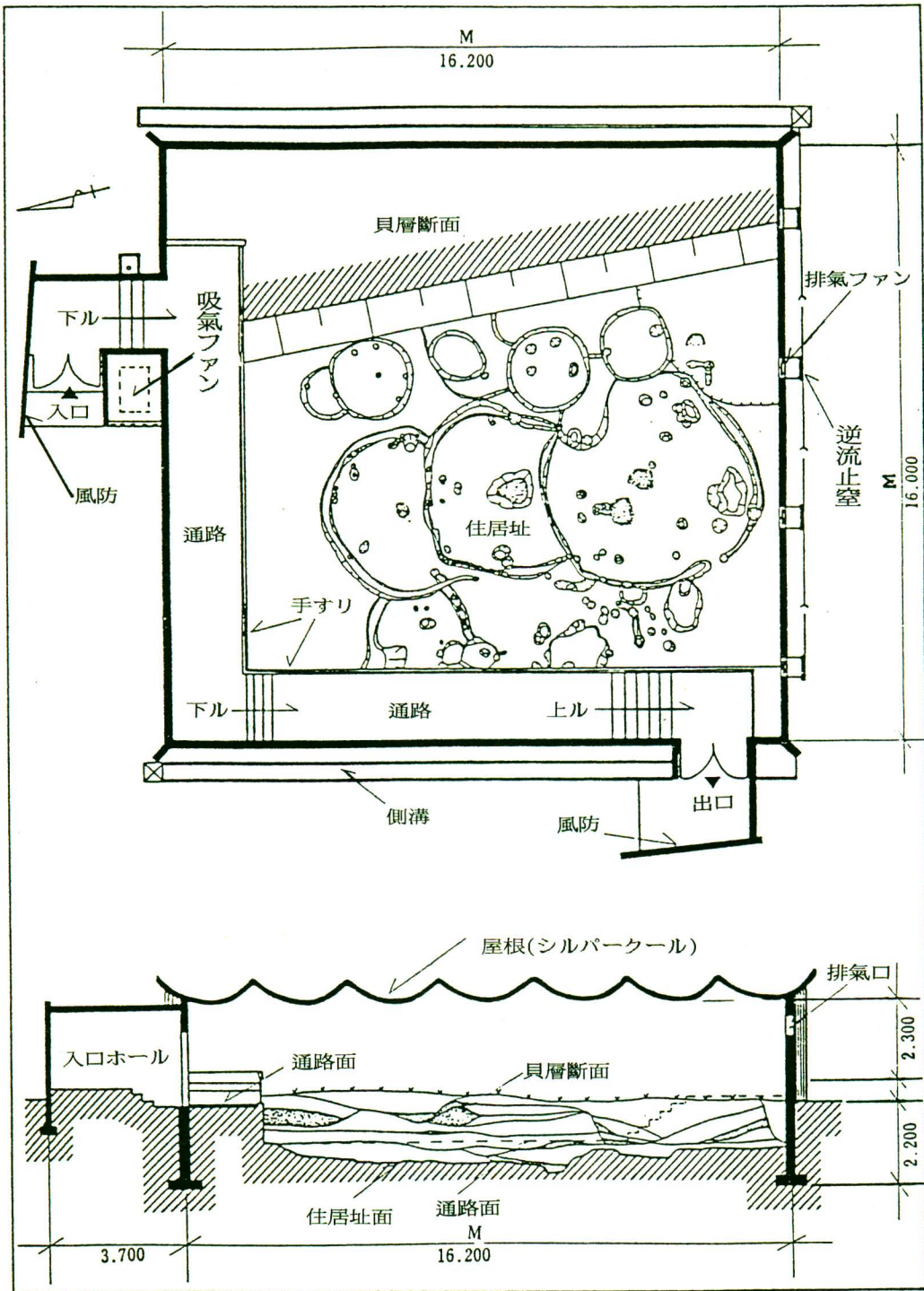
圖一：加曾利貝塚博物館總圖（千葉市加曾利貝塚博物館，198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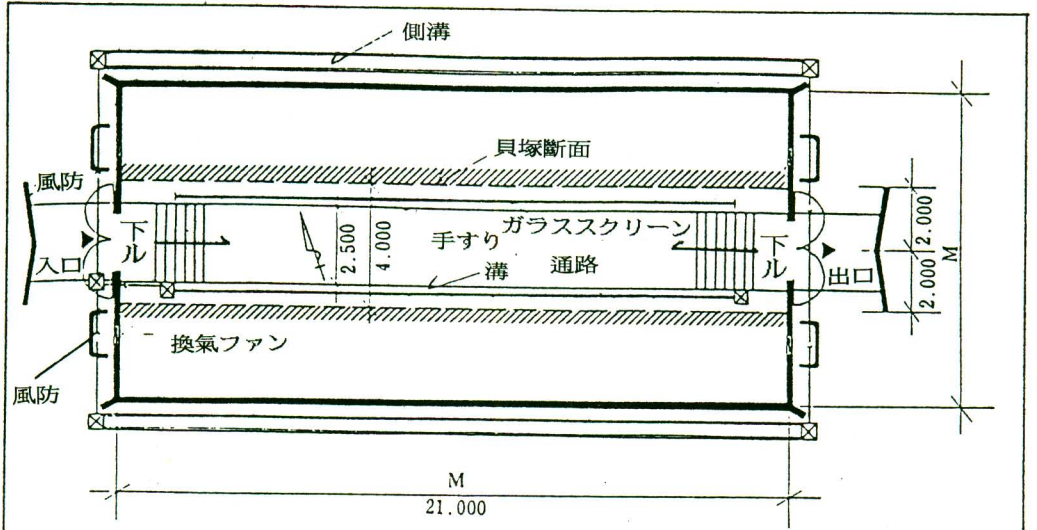
圖二：加曾利貝塚斷面現地保存展示館外觀（江本義理，199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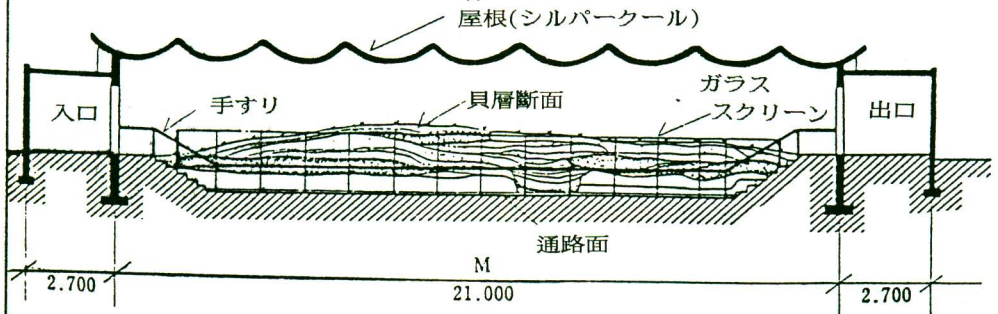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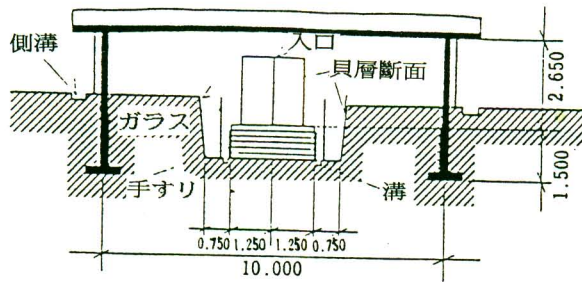
圖三：加曾利貝塚斷面現地保存展示館內景（江本義理，1990:19）



圖四：加曾利貝塚住居址群保存館建築建築圖（上：平面圖，下：剖面圖）
 （千葉市加曾利貝塚博物館，1980:30）



加曾利貝塚断面保存館建築平面圖



加曾利貝塚断面保存館建築剖面圖（上：横剖面，下：縦剖面）

圖五：加曾利貝塚断面保存館建築圖（千葉市加曾利貝塚博物館，1980:29）



圖六：加曾利貝塚遺址整備構想圖（千葉市教育委員會，1988:65）